

不可忽視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改善

葉伯棠

一九七一年前蘇聯共黨書記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他相信中共與蘇聯關係必然會恢復友好。而最近蘇聯副總理阿爾希波夫（Ivan Arkipov）的訪問中國大陸，已經獲得證實。

壹、中蘇衝突淵源導自「台灣問題」

一九六〇年代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其中原因甚多，但是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一九五八年蘇聯不支持中共製造第二次「台海危機」；二、一九五九年七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與艾森豪總統舉行大衛營會談，赫魯曉夫向艾森豪表示，「台灣問題」應採取「遠東共和國」的辦法，即採取臨時的讓步，讓時間來解決（注一）中共獲悉蘇聯的立場以後，感到異常憤怒。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轉進台灣以後，一九五四年八月周恩來在中共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透露，祇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他們就不得安寧。尤其是同年十二月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更是引起中共的惶恐。這個條約使中共領導人就心美國假手中華民國國軍反攻大陸；接着在一九五七年艾森豪政府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公開表示，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消除中共政權。為此毛澤東才在次年挑起台海危機，結果遭到慘重的挫敗。毛澤東認為，造成失敗的原因，與蘇聯沒有積極的支持有關。故他對蘇聯的作法頗表不滿。事隔一年，赫魯曉夫竟然跑到美國與資本主義的頭子在大衛營秘密會商，做出出賣中共利益之事，自然引起中共極度的憤怒。自此以後，中共漸漸採取思想論戰的方式，以影射的手段批評蘇聯。

但以後中共的做法愈來愈過火，甚至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製造珍寶島事件，並處處以反蘇的急先鋒自居。中共這種做法不僅顯示不自量力，而且動機也值得懷疑。明眼人一看便知中共是在「作秀」，即故意做給美國看。中共所以如此做，是因為美國從杜魯門政府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開始，一直希望中共變成民族共產主義以對抗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至季辛吉時更發展到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理論。以後卡特政府的「白宮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公然提出「玩中共牌」（play China Card），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中共居然採取合作的姿態阻止蘇聯在世界各地擴張。當美國主張與中共具有，「平行的戰略利益時，中共此時提出條件，要求美國政府接受三項要求，即：一、要求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二、撤退美國駐在台北地區的一切武裝部隊；三、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政府迫於形勢祇好作痛苦的抉擇，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達成以上的目的。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以後，中共認為數十年統戰的目標已經達成。然而却沒有料到，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國國會竟然通過了「台灣關係法」，根據這項法律，美國政府應提供中華民國政府防禦性的武器，台灣如遇到外交威脅，美國政府仍然具有道義的責任，提供台灣一切防禦所必需的武器與裝備。這一法案經國會通過以後，使中共深感困擾，顯然中共認為這項法律對中共武力「解放」台灣形成極大的障礙。於是中共又以反蘇的姿態對美國施以勒索，直到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雙方發表第二次「聯合公報」以後，美國同意出售中華民國政府的武器在質與量方面不得超過建交

以前的標準。中共雖然認為原定的目的沒有達到，但使中華民國政府無法獲得精密武器的目標已經達到。

貳、目的達到立即修改外交政策

因此，中共立即修正其外交政策，就在同年九月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胡耀邦在會中作報告時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不但表示公開反對美國「玩中共牌」，而且重新提出「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恢復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當時代表中共中央的刊物「紅旗」指出：「社會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具有相似的苦難經歷，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自己利益的國際義務（注二）。」這個理論很簡單，就是中共運用「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統戰原則反對美國。

當然中共是否能夠達到預定的目的，不無疑問。唯中共利用國際間發生的事件，到處困擾美國，使美國有不勝其煩的感覺，最後祇有對中共讓步與妥協，接受中共的條件，這種情形不會產生，無法預料。但中共在第三世界鼓動反美並對美國施壓力則是衆所共知的事實，如胡耀邦說：「當今威脅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誠然舊的殖民主義體系已經由於近百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政治上取得獨立而瓦解了，但是它的殘餘遠遠沒有掃除乾淨，實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又構成了對世界人民新的威脅（注三）。」

仔細分析這段話可以發現，中共現在對外統戰的口號是「和平共處」，對美國鬭爭的策略不再利用第三世界殖民地爭取政治上的獨立來困擾美國，而是提出經濟鬥爭的口號，這就是為什麼去年七月中共大事宣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原因。去年八月吳學謙訪問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四國之時，提出經濟鬭爭的口號。按中共和平共處政策包括五項要點：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內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前三項是屬於政治的

，第四項是屬於經濟文化範圍，第五項嚴格地說祇不過是前三項的必要條件，即祇要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內政，就可以構成和平共處的必要條件。

問題是中共為什麼要宣揚這一原則？中共理由是美國在國際上繼續支持中華民國，使台灣問題無法解決，結果「台灣問題」變成改善雙方關係的障礙。依照中共的觀點，這就是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干涉內政」的原則。現在中共越是大事鼓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越是等於醜化美國「霸權主義的面貌」。但是從目前的情形來判斷，中共的政策似乎並沒有達到既定的目的。吳學謙的訪問拉丁美洲以及提出經濟鬭爭的口號，並不能改變拉丁美洲基本的情勢。因為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負擔過重，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決不是中共所提出經濟鬥爭口號就能解決的。

參、宣揚改善蘇聯關係別有用心

中共既然在第三世界推動反美以及宣傳「和平共處」的政策，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它祇好施出最後一招手法，那就是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來對美國施壓力。這種做法可以說是自雷根接任總統以來，中共就一直在「玩蘇聯牌」。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雷根總統首任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 Jr.）訪問北平之時，雙方就對美國出售高性能飛機乙事發生嚴重的歧見，中共遂提議與蘇聯舉行談判，以改善雙方關係。由中共的做法，足以證明它是以改善與蘇聯的關係而對美國施勒索，但是中共與蘇聯真正的談判一直要到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才正式開始，中共選擇這一期與蘇聯談判是值得吾人注意的，因為在同年的八月中共與美國共同發表第二次聯合公報，它對於美國軍售問題基本上已經達到了目的；而九月中共宣佈「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於宣告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政策，但却與蘇聯改善關係，這也間接說明中共宣佈「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含有反美的意味。中共與美國外交關係處於停滯階段，却與蘇聯的談判已經舉行了五個回合（注四），雙方仍然舉行副外長級的談判。蘇聯是由伊里契夫（Leonid Ilichev）擔任首席代表，中共方面以錢其琛為首席代表。現在雙方氣氛愈來愈好，去年十二月談判結束以後，雙方發表例行公

報，指稱雙方都希望「改善關係」，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雙方的聯繫與交往（注五）。

從目前實質關係發展來看，雙方在文化、貿易方面交往已有顯著的增加，這是雙方關係改善的徵兆。特別是在貿易方面，一九八二年蘇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名列第十六位，至一九八三年則迅速上升至第十位，去（一九八四）年雙方貿易數量又較前提高至百分之六十，共計三十六億瑞士法郎。去年十一月雙方在莫斯科簽訂貿易協定，雙方貿易額增加十億瑞士法郎，高達四十六億法郎，超出去年數額達百分之三十五·七。從過去中共的外交行為來判斷，貿易數額的增加，即為友好關係加強的徵兆。

去年中共與蘇聯關係改善有兩項值得注意的事件：即去年中共與蘇聯達成協議，辦理鐵路貨櫃運輸經蘇聯通往歐洲與中東；同時中共也利用這條鐵路同樣從歐洲經過蘇聯、蒙古，把歐洲的貨物輸入中國大陸，這種方式既節省費用，又方便快捷（注六）。這項協議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即已簽訂，現在才開始實施。這項協議的實施，不僅證明雙方關係已有顯著的改善，而且也同時說明一項事實，即中蘇邊境緊張情勢的緩和。蘇聯駐軍在中蘇邊境，對中共威脅並未如過去去宣傳那麼嚴重。如果雙方處於敵對的狀態，中共不可能利用這條鐵路輸送貨物。

中共與蘇聯關係改善的另一明證，就是重新修復河北省的蘇、蒙陣亡將士紀念碑。去年中共花費了約六十萬港幣，耗時達五個月方完工。這個紀念碑高達二十九·五公尺，是在一九五七年興建的。中共這種行動顯示它向蘇聯和蒙古表示友好。與此有關的是中共開放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和中蘇邊境新疆的科格斯。按前者（距蒙古邊界祇有三公里）是作為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去年九月胡耀邦在訪問外蒙古時指出，這個城市是中共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中共大量宣揚「南有深圳，北有二連」，說明這一城市開放的重要性。至於科格斯的開放是默默進行的，這是近兩年來中蘇邊境開放的第二個城市。這兩個城市的開放，不僅顯示雙方貿易數量的增加，也證實中蘇邊界的緩和。

肆、中共拒絕蘇聯改善關係建議

令外界感到迷惑的是，既然雙方邊境情勢恢復正常，並且貿易數量也迅速地增加，為什麼去年第五輪談判在北平舉行時，鄧小平仍然強調有三項障礙存在（即蘇聯不應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蘇聯於阿富汗撤軍，蘇聯撤走中蘇邊境駐軍），雙方關係無法作基本的改善，這不是故弄玄虛嗎？蘇聯在與中共談判時，一再強調雙方談判不牽涉第三國問題。平心而論，蘇聯這種立場是無可非議的，如果蘇聯在談判時牽涉到第三國，中共會不會接受呢？如果中共自己無法接受，又如何要求蘇聯接受？顯然中共提出三項障礙是有其他的企圖，在故意為難蘇聯。

就第一項條件而言，蘇聯自從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後，就積極地在太平洋地區尋找海軍和潛艇的補給燃料及休息或修護的基地。當時蘇聯甚至有意以極高的代價來租借中國大陸沿岸或海南島的海軍基地，都遭到毛澤東的拒絕。待一九七五年越南統一以後，蘇聯所以不惜以極高的代價盡力支援越南，其目的就是設法取得使用金蘭灣的權利。因為這一個海軍基地不但可以提供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潛艇休補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這一基地支援蘇聯海軍在印度洋地區的活動，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競爭勢力範圍。現在中共要求蘇聯停止支援越南，如果蘇聯接受中共的要求，越南可能將收回金蘭灣基地，使蘇聯在兩洋地區的活動受到影響，並且影響到蘇聯全球性的戰略，蘇聯決不可能接受中共的主張。

關於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進軍阿富汗的動機如何？直到現在仍然眾說紛紛，但是蘇聯控制了阿富汗，是十九世紀俄國與英國爭奪中亞地區勢力範圍失敗以後，一項重大的勝利。而蘇聯控制阿富汗對於蘇聯在世界各地投射軍力或控制中東地區，以及進入印度洋都有極大的幫助，蘇聯控制阿富汗可以直接威脅到中東國家石油戰略資源，故美國與歐洲共同市場國家乃透過聯合國與不結盟國家，要求蘇聯退出阿富汗都沒有成功，蘇聯當然不可能接受中共的要求。如果蘇聯一旦接受中共的要求，不但損害蘇聯的戰略利益，更重要的是直接提高中共在不結盟國家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聲望，蘇聯如何肯接受中共的條件？

關於蘇聯駐軍中蘇邊境的問題，對於中共構成威脅，蘇聯與中共的說法完全不同。不過按照美國國防部公佈的蘇聯駐在中蘇邊境的人數與部署

來看，都不算是攻擊性，應該說是並未對中共構成威脅。何況中共在瀋陽軍區、內蒙軍區和新疆軍區的總兵力已經達一百五十萬，超過了蘇聯，除非蘇聯發動核子戰爭，如依一九四五年蘇聯進攻日本關東軍的部署來看，它不會對中共構成威脅。

唯對於這一點，蘇聯表示願意與中共討論，願意把駐在中蘇邊境的部隊撤走一部分。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未聽到中共的反應。對於中蘇邊境的緊張情勢，中共領導人一再揚言中國邊境是處於蘇聯武力的威脅之下，但對蘇聯政府提議的採取緩和邊境衝突的任何建議都加以拒絕，如一九六九和一九七〇年蘇聯向中共提議雙方草擬一項兩國關係特別法案，保證不使用任何武器互相攻擊對方；一九七一年蘇聯又提出締結「互不使用武力條約」(A Treaty of Nonuse of Forces)；一九七三年再度建議雙方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甚至在一九七八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致電給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提議雙方發表一項「兩國關係原則的共同聲明」(A Joint Statement on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所有這一切的建議，不是受到中共的拒絕，就是置之不理。由此看來，中共所說的蘇聯駐軍邊境威脅中共的話，是別有用意的一項宣傳策略。

這種宣傳就是做給美國看。就過去中共的對外活動而言，雖然積極加強與西歐國家的經貿活動，推展與東歐共黨集團的關係，但對科技的引進、留學生的派遣以及對外的貿易，仍然是以美國為主。中共深知，美國政府與學術界對中共存有幻想，美國政府運用經濟的手段，誘導中共疏離蘇聯，如果現在一旦雙方恢復友好的關係，美國必然從經貿方面採取報復，對中共處於不利的地位，更不利「台灣問題」的解決，故提出三項障礙。等於一種障眼法，既可以應付美國，同時也不使西歐國家與日本就憂。故對於與蘇聯關係的改善，中共領導人的處理是相當的慎重與隱密。

伍、企圖再度玩蘇聯牌向美勒索

然而這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樣。中共在香港的報刊上以大量的篇幅報導阿爾希波夫訪問的重要性，「大公報」與「文匯報」也相繼發表社論，說

明阿爾希波夫這次的訪問，對於雙方關係正常化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共這種做法在在顯示出阿爾希波夫訪問的不尋常。

按阿爾希波夫為現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曾擔任蘇聯在大陸專家總顧問。他原預定在去年五月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領導人商討改善關係事宜，嗣因雷根訪問中國大陸發表反蘇言論，並在此期間中共製造中越邊境衝突，引起蘇聯的反感，遂臨時取消預定的訪問計劃。但中共却仍然希望阿爾希波夫能夠訪問中國大陸，故延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始前往北平訪問。

阿爾希波夫抵達北平以後，先由萬里、彭真和陳雲以「老朋友」的身份歡迎這位二十年前的朋友，陳雲在會見阿爾希波夫時說：「對於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過去的援助，無論是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援助，『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也不會忘記的(注七)。」趙紫陽在會見阿氏時也表示：「『中國』十分珍惜中蘇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真誠希望中蘇關係真正改善，真正建立起睦鄰友好關係(注八)。」

表示這次訪問友好象徵的是，阿爾希波夫與中共「第一副總理」李鵬簽訂了三項協定：一、「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三、「中(共)蘇經濟、貿易和科學合作委員會協定」。為了加強雙方經貿的關係，去年四月李鵬特別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貿易合作協定」(注九)。

根據阿爾希波夫的透露，他在北平期間與中共方面討論到「關於簽訂文化合作計劃、擴大科技交流範圍、兩國科學院之間的接觸、交換留學生和進修生、進行漁業和海洋學考察合作、共同考察阿穆爾河流域河流的水利資源及圍繞河流地段的水利建設、調節流經我們兩國領土的河流的水量及防止其污染的合作等問題(注十)。」

從目前情勢的發展來看，雙方關係將繼續改善已成定局。然而我們不僅要問，中共這種作法其目的何在？就去年中共的對外關係而言，幾乎是全力在擴展對外貿易。目前中共雖然經濟政策改變，農產品增加，但工業產品仍依賴與外資合作而定。中共在擴張與日本、西歐和美國，甚至東歐

的貿易之際，有無餘力加強與蘇聯的貿易？如果因為提高與蘇聯的貿易量，而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那必然是基於政治目標的考慮。換言之，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發展如繼續下去，是否會牽涉到政治層面，使雙方關係完全正常化？或是中共維持黨經分離的原則，兩黨的關係仍然維持某一程度的距離，就如目前的情形一樣：一方面雙方從文化、經濟上交往繼續增加；一方面中共仍然堅持存在三項障礙。這種情形會不會繼續發展，實在是未知數。因為在一九八一年年底至一九八二年之初，鄧小平與李先念都同時表示，中共從來沒有說改善與蘇聯關係有先決的條件。基於這種說法，將來會不會有一天中共突然宣佈，基於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中共與蘇聯沒有障礙的存在，如果這種情形出現，那麼現在祇不過是雙方關係改善的醞釀時期，而經貿關係擴大交往是關係全面改善的必經過程。

陸、此次訪周意義深遠值得注意

從目前情形的發展來看，中共宣佈取消三項障礙的時機尚未成熟。因為中共態度的改變使美國政府深受刺激，美國過去制定「聯匪制俄」的政策可能完全要修改。與此有關的是美國在北約的盟邦也隨着檢討對中共的政策。過去西方國家利用中共制衡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現在關係改變，中共不再制衡蘇聯，而是成為蘇聯在亞太地區擴張的幫兇。隨着中共與蘇聯邊境緊張情勢的緩和，雙方同時減少在邊境地區的駐軍，不論蘇聯把部隊轉調到東歐或其他地區，都會引起美國與北約國家的關切。一旦中共與蘇聯關係改善，東南亞地區所受到的影響則最大。過去美國有意利用中共來制衡越南，去年雷根訪問中國大陸，中共製造中越邊境衝突，就是做給美國看。如今情勢改變，中共不但不再制衡，反而成為越南的盟友，如果蘇聯、中共與越南結合在一起，共同對外侵略，則東南亞就不可能成為和平的地區。同樣情形，也會影響到阿富汗的情勢。今天阿富汗反抗軍從事反蘇游擊戰已經持續了第五年，使蘇聯深陷泥淖中，這是美國透過巴基斯坦和中共對抗軍援助的成果，一旦中共的態度改變，必然影響到阿富汗的情勢。如果蘇聯解決了阿富汗的困境，它下一步侵略的箭頭將會指向中東其他地區，阿拉伯世界必將永無寧日。

中共與蘇聯政治上的和解對世界情勢的衝擊如此地大，故美國政府不惜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影響力，以阻止這種情勢的出現。如果中共領導人基於本身的考慮，決心與蘇聯和解，則美國政府必然會全面檢討對中共的政策，對中共採取報復的措施，中共當然知道這種情勢的嚴重，不敢貿然去嘗試，主要原因是中共需要西方國家的科技與市場，近年來中共雖然大力拓展與共產集團的貿易，唯仍然以西方和日本資本主義國家為主要貿易對象。目前中共與西歐和日本的經貿合作型態，是採取經濟合作的方式，引進西方國家的科技，又把中國大陸的產品轉銷到西方市場。這次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透露，希望到這個世紀末期，中國大陸總生產值達到一萬億美元。鄧小平這項如意算盤就是根據近年來對西方國家貿易的推算，鄧小平想全力推行這一政策，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預料將不會放棄三項條件的要求。

唯目前中共所擺出的姿態，似乎有立即改善與蘇聯修好的意願與跡象，每半年所舉行的副外長級談判，輪流在北平與莫斯科舉行，這種做法顯然是故意表演給美國看。目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時好時壞，使美國深感困擾。回憶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一方面廢止「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方面又表示與蘇聯談判改善雙方關係，使卡特政府大為緊張。為此卡特總統甚至派遣副總統孟代爾（Walter Mondale）前往北平訪問，待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以後，方才阻止中（共）蘇關係的改善。雷根政府雖然沒有像卡特政府那麼熱衷於「玩中共牌」，但却設法阻止雙方關係解凍的目標則是一致的。中共可能將利用這種心理向美國勒索，即要求美國放寬對中共精密科技的輸出，或協助中共發展武器。如果這種猜測是正確的，那麼中共在聯合參謀首長主席威塞（John Messer）訪問北平之前，故意對阿爾希波夫表示友好，是否就是做給美國國防部看？使美國國防部就憂中共的政策改變而與蘇聯修好。一旦雙方關係正常化，中共與美國軍事上的合作必然受到影響，美國為顧全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祇好接受中共的勒索，這種情形會不會重演？那要看威塞訪問的結果而定。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雷根總統畢竟不是卡特，可以任意由人勒索的。

中共這種左右逢源的作法，以及拉一打一的政策總有點驢技窮的一天

。一旦中共「玩蘇聯牌」，被美國政府認清，美國政府必然會隨着改變其政策。故真正的問題是，如何使美國政府對中共不再存有幻想。而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如何使美國政府與學術界認清中共統戰的陰謀，實是當前我國政府與學術界的一項重大使命。

對共產黨人來說，談判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是一種政治鬭爭，藉談判而獲得某些利益。目前中共與蘇聯雙方溝通的管道甚多，不一定要定期舉行談判解決雙方關係，如今中共與蘇聯採取「馬拉松」式的談判，又無理地提出三項改善關係的障礙，並非是無端的勒索或要求，很可能含有一種陰謀，以長期糾纏的方式，要求蘇聯付出一項巨大的代價，協助中共無力解決的問題，而蘇聯又不願意接受，最低限度在目前的國際環境是不願意承擔。但是蘇聯有改善與中共關係的意願是不容置疑的，唯不願意付出更大的代價，故祇好以拖延談判的時間，讓時間來解決。這次中共突然對阿爾希波夫表示友好的姿態，香港共黨報刊又大事渲染這次訪問的重要意義和中蘇邊境緊張情勢的緩和，這種突發性的舉動，不得不令人重視。

註釋

- 註一：這是中共自己透露出來的。見「分歧從何而來」（社論），「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註二：「紅旗」，一九八二年，期十五，頁二十二。
- 註三：同上。
- 註四：目前已經舉行了五次的談判，歷次談判的時間如下：第一回合是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至十月二十二日（北平），第二回合是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至三月十七日（莫斯科），第三回合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至十月二十日（北平），第四回合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莫斯科），第五回合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日（北平）。
- 註五：「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
- 註六：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
- 註七：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註八：同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註九：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 1985.
- 註十：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蔗田雜草生態與化學防除

本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
七十一年圖書著作金鼎獎

彭聲揚著

二十四開本 定價新台幣一二六元

本書論述雜草、甘蔗、除草劑之個別特性及三者間相互影響之關係，並詳述蔗田常用除草劑名稱、分類、性質及施用後在植物體與土壤中之活動和模式、藥劑除草方法等，可作為大專雜草防治學之教材及研究工作之參考。作者對本省蔗田匍黍草再生繁殖力之探究，為新近雜草學上發掘新知，頗受國際學術界重視。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